

## 人文學院剪影

## ● 中文系吳主任一行前往高雄甲仙鄉小林村慰問並悼念翁彩菱同學

本系的98學年度新生翁彩菱同學就住在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卻不幸在「八八水災」中失蹤罹難。本系為她向學校申請學生保險、急難慰助，以及發起募款活動，希望將大家的心意，傳達到彩菱的家中。

感謝校長對此事高度的關心，以及教務處註冊組為彩菱製作學生證；感謝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張惠玲教官、林蕙珠小姐協助校方急難慰助金之申請，感謝衛生保健組張雪子護理師，悉心處理彩菱的學生保險理賠事宜，本校和

遠雄人壽的學生保險合約中明訂：入學錄取榜單之新生為被保險人，因此能為彩菱申請保險金。更感謝在本系發起的募款活動中，近四十位本系專兼任教師、系友、學生及本校同仁慷慨解囊，大家的心疼和不捨，相信能讓翁家感受到溫暖。

8月29日秘書室林裕山簡任秘書偕同本系吳主任、林助教前往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參加彩菱的法會，將學生證、保險金、慰助金及募得之款項，親手交給彩菱的家人，並代表全校師生致上哀悼之意。



翁彩菱同學

## ● 我們的學生，在風災中不見了

八月八日，對一個辛苦三年如願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來說，原本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但一場可怕的風災，卻讓我們的學生翁彩菱還來不及高興，就被強風暴雨給帶走了！

當助教臉色沉重地把錄取學生名單資料拿給我時，他告訴我說：我們今年有一個新生住在小林村。我嚇了一跳，馬上拿起電話撥打，電話通了，卻沒有人接聽，心裡面開始緊張起來，深怕彩菱出事！重複撥打了幾次，仍舊是空空洞洞的電話鈴回聲，不安的心情突然籠罩四周。我心急如焚，高雄縣政府網站、旗山鎮公所、甲仙鄉公所、……找遍了政府單位，卻令人氣餒，因為政府單位只公佈獲救名單，並沒有呈現失蹤人口，我還是不知道彩菱到底在哪裡？

最後我用最簡易的搜尋方式，在奇摩站上打了「翁彩菱」三個字，皇天不負苦心人，剛好有一位自稱是彩菱高中同學的魏小姐，也心急地在找彩菱，希望有知道其下落的人能告訴她。我嘗試打給她，終於從她那裡得到彩菱妹妹的電話，也因此連絡上了她的父親，不幸的是他告訴我，彩菱被土石掩埋失蹤了！

心痛於一個這麼優秀的學生，就這樣無聲無息不見了，系上師生獲知這個消息都很難過，紛紛慷慨解囊，學校也全力幫忙學生平安保險的申請、學生證的印製，希望盡量在物質和心靈上能給他的家人一點安慰與協助。但是逝者已矣，再多的努力都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夜深人靜時，滿腦子都是媒體報導的喧囂怒罵與災民的哀嚎無助，心情很沉

重也很不安，我決定寫下這篇文章，也算是為我們從未謀面的學生，盡一點心力，或許，她和我有一樣的想法！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臺灣是一塊美麗卻脆弱的島嶼，百姓勤勞、善良又認命。因為脆弱，所以天災地變，「意外」頻仍，面對這樣的環境，其實每一個人對「災變」都很敏感。我們也一直認爲政府單位對災變的應變能力，應該早就成爲一種基本能力了。諷刺的是每次災難來臨，災情都告訴我們，事實上不是這樣子。我很訝異爲什麼我們的政府老是學不會？這讓我想到《黑天鵝效應》這本書，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說，當澳洲的黑天鵝還沒有被發現時，全世界的人都認爲天鵝是白色的，但是等到黑天鵝被發現後，才知道原來天鵝也有黑色的。弔詭的是，人類並沒有因爲這個發現而改變自己的慣性想法，硬把那隻黑天鵝的出現當成只是個「意外」，然後繼續接受天鵝就是白色的想法。

這次的風災到目前爲止，很多專家不斷地提醒政府單位，這個「意外」可能是臺灣地理環境的「常態」。這次風災絕對不只是一隻黑天鵝，政府單位千萬不要習慣性地再去看「黑天鵝」的心態來處理這個問題。這塊美麗的土地真的需要有真正了解「意外」就是「常態」的領導人。

其次，這次風災災民對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責備，官員儘管不斷地解釋與道歉，但是卻發現越解釋百姓罵得越兇，越道歉災民越無助地哭喊，造成幾乎不可收拾的局面。爲什麼會這樣呢？關鍵就出在政府官員沒有看到問題的癥結

## 本校中文系主任 / 吳順令教授

點，所以才會一臉茫然無辜地說出「拜託，父親節耶！」這麼不可思議的話來。我們的政府官員如果不能痛定思痛，從深層的人性去思考反省，恐怕再多的道歉都只是表面工夫，甚至心裡還覺得自己很委屈，爲什麼吃頓飯、理個頭髮變得這麼罪大惡極？

其實，善良的百姓面對這麼大的災難，心都亂了，在叫天不應、哭地不靈的狀況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們的父母官。可是當他們發現我們的父母官還過著「正常」的生活時，絕望的情緒一下子就崩潰了。哭喊咆哮，震動天地，政府官員難道看不出來那是人性最無助的吶喊嗎？難道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嗎？

《論語》裡面有一段對話，記載宰我問孔子有關「三年之喪」的長短問題，宰我認爲替父母守喪三年，時間太長了，可不可以縮短爲一年？孔子並沒有做任何的解釋，只是平靜地問宰我：當父母親過世時，給你吃好吃的東西，你會心安嗎？給你穿漂亮的衣服，你會心安嗎？沒想到宰我竟然說：「安啊！」孔子難過地說：「汝安則爲之！」

「汝安則爲之！」這是何等心痛的話語啊？最近還有很多人企圖幫官員們講話，打圓場，其實再圓融的解釋也是多餘的了，難道大家看不出來這是良心不安的問題嗎？爲人父母官不能體會這份人性深層的情感，還要強作辯解，難道要等大家心死了，然後說「汝安則爲之」嗎？

我們的學生，在風災中不見了，希望她能化作一顆希望的種子，喚醒迷失的心靈，生出滿山遍野的快樂花朵。

## ■ 本校法律學院學生參加 2009年香港仲裁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感想分享

## A篇. 李善琪同學

我想，這或許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展現；當被害人與綁匪長期相處之下，進而產生了感情於是就這麼深深的愛上了無法自拔。

去年十月底幸運甄選上模擬仲裁隊員後，喜悅只存在第一次開會前那短短的幾天。而後便是地獄般的讀資料找資料寫訴狀宛如無頭蒼蠅般惶惶不安；想逃，卻沒有那種瀟灑的勇氣。當仲裁團剩下五個人的那天，我深刻的意識到，留下來的我們都是遭綁架的人質而那個迷人的綁匪正是arbitration moot，香港模擬仲裁。

交出第一份價值幾近等同於廢紙般的正方訴狀後自信心深受打擊進而開始認真

回想起自己讀法律的動機，然後很悲哀的想起當年選填法律系只是一時達達主義式的興起，順手在充滿理工類科的志願卡添上這唯一的一筆，北大司法。

那，究竟爲什麼要念法律？在法律系生涯的第三年我這樣問自己。

然而生命總會爲自己找到出路就像在宇宙遇上了奇異點於是發生大爆炸產生無數星系一樣。仲裁，訴訟外紛爭解決途徑，ADR；這想必是我生命小宇宙中的奇異點，在反方訴狀即將截稿之前轟然爆炸了。原來解決紛爭可以不必是法庭上你來我往的廝殺針鋒相對，外加曠日費時冗長的訴訟而可以是如此和平迅速的解決。Arbitration，仲裁，或許就是引領我進入法律系的那個未知的必然；於是比賽不只是比賽，而是一把鑰匙，打破混沌並開啟了通往未來職業的另一個方向。

交出反方訴狀後日日瘋狂撰寫口說稿對著鏡子自言自語克服發音障礙的日子一眨眼就過去了。當鏡頭停止快轉回復正常速度時，我已拖著沈重的行李站在清晨旅客流量異常龐大的第二航廈裡，捏著電子機票和護照的手心沁出冷汗；我，真的要去了香港了。

究竟要用多少的幸運交換，才能讓我在大學畢業前就被當成真正的商務律師對待？高級俱樂部裡深紅色長毛地毯上人群穿梭來回，人群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種

族膚色，我們有著類似的思考邏輯，也試圖追求著正義；我是何等有幸能在大學生涯中有這個站在異國的土地上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人交流的機會？然而隔天就是比賽的日子了，回飯店的電車上眾人以辭不達意的垃圾對白填補沈默，避免不安恐懼在對話和對話間的空檔蔓延。該來的總是會來，現實是無法閃躲並且殘酷的。總是要在看見別人的高大後才能發現自己的渺小；第一次上場比賽坐在辯方席上竟全身瘋狂顫抖不止，頭腦當機胡言亂語。望著仲裁人溫和平靜如湖水般的瞳孔，我甚至羞愧到想要永遠泡在維多利亞港的海水裡。賽後，不甘心自己竟如此失常無能，淚水蓄滿胸腔一滴都不敢流出來。然而講評時仲裁人的一句話宛如浮木，救了即將被不甘心的淚水淹沒的我；“這個比賽的宗旨是一個給年輕學生的學習機會。”世界很大，所以我們才要更加努力學習填補自己的不足。我們經過半年多的準備來到這裡，發現原來我們和別人的差距這麼遠；於是我們學習著成長，看到自己的不足進而加以補強。學校將我們保護得太好了，在民生校區小小的大樓就是我們以爲的全世界。這次比賽宛如一道閃電擊中了高塔，我曾經所堅持相信的就這樣崩毀，眼前的世界遼闊，一切如新。而我們，是如此的渺小；既然這樣，就努力的學吧。接下來的比賽，要次次把握，不能再有遺憾。

決賽的日子來臨，只是台上滔滔不絕的參賽者不是我們，而我深知自身的不足。在這個有著美麗夜色的城市，跌倒後再次爬起來，四周兀自美麗；我在港劇的場景中遺落了下一幕的台詞。太平山起了大霧淹沒了整個港島，開心的，不開心的全都和成了一鍋厚粥。在離開這擁擠嘈雜的城市前，我發現自己已經深深的愛上了這個比賽並且，無法自拔。明年，我們香港見。

## B篇.

## 朱庭亞同學

當在徵選香港仲裁的隊員時我一直以爲這項很簡單的比賽，但當準備工作開始時我才發現這個比賽充滿了意外及挑戰。三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晚上是飛往香港的前一晚。當我收拾完行李準備休眠時心理串出了許多想法，有比賽的、有遊玩的、有假設的更有意外的；這些的許許多多的想法左右著我的思考回路讓我不得入睡。害怕自己準備的不夠完美，也害怕自己拖累隊友。心裡想著，如果這一次比賽沒有成果在系上或學校會不會被責罵？我很緊張，真的很緊張！但是這一切都在我打完我該打的比賽後推翻了，我學到了仲裁的訣竅也認知到

了比賽的重點要領。並且，在這一次的比賽中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比賽經驗。記得其中一場比賽裁判在賽後跟

我們講述改進事項時，他稱讚了我們正方在這次比賽中的進步，他說比起我們的訴狀在現場的口訴表現在進步神速！這讓我領悟到，我們小隊在不斷的調適自我的腳步，充實自我對國際法相關的知識，更再每一次的比賽中吸取經驗挑戰我們的對手及裁判人所提出的問題。而整個小隊半年多來的相處，我們由拘緊的隊友關係慢慢的轉變成朋友關係，彼此相互的學習與認識。雖然我們無緣進入複賽，但是這次的比賽讓我們從彼此身上學習到的東西，絕對比進入複賽更有意義。當然啦，如果還有機會參加仲裁，我相信我們今年的經驗絕對不會再讓我們在上場前感到那樣的害怕或緊張。我更相信，如果我們還有機會去參加比賽下一場絕對會有理想的好成績，因爲我們這次比賽我們最不看好的正方論點都有在總決賽時聽到決賽隊伍提到，這也讓我們信心大增了許多，我們是有能力的一群學生。雖然法律經驗可能沒有對手來得多，但是我們在這半年的準備過程中大家都不馬虎，記得上飛機那一天隊友每個人(除了學長)都穿著休閒的衣服，但最後一天回台灣時，每個人都穿著正式的衣服，這讓我感覺到了似乎大家都由一般小朋友的心智脫變成爲了一個大人。這一次的比賽，除了要謝謝學校給我們機會外，我們更要感謝學長姐的指導及照顧。如果沒有學長時常的“鞭”策我們可能也不會如此迅速的成長，若少了學姐在旁邊聽我們練習，可能我們也沒有辦法把裁判可能會問的問題準備好。雖然今年的比賽已經結束了，但是希望明年我們也可以有一支十人的團隊(就像其他隊伍一樣)讓更多的同學參與國際賽事開拓視野。另外也希望，明年能夠參加維也納的賽事讓學校在國際法的領域上更加的往歐洲拓展。最後希望以後參賽的同學都不要遇到“老薑”，他真的太強大了！

【招續 第7版】



參加辯論賽的本校成員



本校成員與現場工作人員合影